

第 9 章

情慾偏好

性的滋潤？／「波」動心動／女人看女體／
專注自我享受／從經血到精液／床外性／主動入戲／
誰該結紮？／孕政治／賦別與重聚

經過了兩三個月的傾吐和討論後，組員們很明顯的有了一些重大的改變。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首次談話時，絕大部份的組員都是遲疑的，吞吞吐吐的，她們掙扎著找尋合適的說法來捕捉自己身體上的回憶與感受。

回憶需要捕捉，是因為它們往往埋藏在羞恥與不悅中，早已被壓到心底深處，要是沒有別的故事提醒，要是沒有自在的談話環境，它們是不會浮上心頭的，只會以各種莫名的焦慮和不安來惡化人生。

感受需要捕捉，是因為女人很少積極的去面對自己的情慾，她總是在發生之前焦慮惶恐，在發生之後懊悔怨恨，卻沒有花什麼時間精力去操練準備、反省回味、討論改進，因此身體所帶來的只有渾沌模糊的情緒反應，而沒辦法有細緻的掌握。

更重要的是，女人缺少一個情慾語言來進行回憶與感受的捕捉，因為我們的社會文化認為女人根本不應該碰情慾的事，更別提和別人說情慾的事。沒有說情慾的語言，也就沒有對情慾的認知，因此組員們張開了嘴卻必須先摸索著找尋從哪裡開始說起，說些什麼，怎麼說這些事情，而整個工作坊的進行過程也就是組員們創造這個語言，掌握對自己身體情慾認知的過程。

工作坊接近尾聲，組員們也逐漸對情慾和自己的關係有了初步的想法。從個人成長經驗及情慾感受的敘述，我們總算有了足夠能力來稍微有一點的分析自己偏好和需求。

年紀最輕的華華雖然才剛剛開始一個頗為穩定的性生活，但是她卻已經開始對男女和情慾的糾葛進行觀察，而她的稚嫩往往也會引發其他組員和她對話，以下這一段談的是「性到底有多重要」：

華：我男朋友要的時候，我會要，但是我自己不會覺得有需要。我覺得男生好像沒有性會活不下去，感覺上他們比較會吃女生的豆腐啊！女生好像沒有性也可以活。

蓓：（半嚴肅半開玩笑）這不是感覺，是錯覺。

梅：我跟妳講，男人比較猴急，比較無法忍耐。以前我先生出國的時妳講，男人比較猴急，比較無法忍耐。以前我先生出國的時候，我都沒有找人發洩。

秀：我覺得女人比較會壓抑自己。

梅：我老公出國，我看到他有帶保險套出國，可是我沒有問過他，因為反正也不知道他在那裡如何解決，我自己也會有需要呀！而且男人超過一個月沒有就會猴急，當妳看他面有菜色的時候，那他就是很久沒那個了，很枯萎的樣子。

燕：（極有興趣但也有一點擔心）沒結婚的也看得出菜色來嗎？

梅：你看那老處女就老得比較快。

華：我們樓下住了一位五十餘歲的老小姐，看起來像我媽媽的媽媽。

梅：（非常肯定的）老不老和有沒有性絕對有關聯。

秀：（懷疑）可是最近我們有個三十周年的同學會，那些沒有結婚的看起來都很年輕。

梅：（辯駁）因為她有保養啊！我們公司有一位小姐，沒結婚，三十五歲開始就一直凋謝了。

華：會不會是別的不如意？

梅：（堅持）不可能，她家境很好。

秀：是不是失戀了？

梅：沒有哇！她條件很高，根本沒有男朋友。

蓓：（冷靜修正）我覺得大概不是和有沒有性相關吧！大概心情的成分最大。就算有性，如果性伴侶不是個很令你愉快的人，妳也會面有菜色的。

華：（突然想通了）對呀！我媽媽就是剛結婚時很不愉快，就老得比較快，後來思想、事業都獨立了，現在就年輕了起來。

梅：（還想挽救性的重要性）當然心情有關係，但是基本上，沒有性，整個人都比較枯乾。

華：（擺盪）嗯，我覺得如果前一天晚上我有和男友怎麼樣的話，第二天白天我都

會笑得特別快樂。（自己又想通了）噢！對啲！可能我是因為感覺到那個親密的性活動代表了某種關愛，所以才特別快樂。

所以，講了半天，所謂「性的滋潤」倒不一定是有沒有性的問題，而是有沒有「令人愉快的性」。連力主「性的滋潤」理論的梅梅也在最後承認，和自己覺得「有感覺」的男人做愛才是真的滋潤。不過，這個「有感覺」倒不一定是什麼天長地久的愛人，即使是一夜之歡的男人，只要自己對他「有感覺」，對方又善待兩人的身體需求，一樣會有好的滋潤。

在渴求性的滋潤時，女人是焦慮的，她擔心自己的身體不夠魅力。年輕的華華急躁的說，她就覺得自己胸部太大是個困擾，因為在路上會有莫名其妙的男人（尤其是外國人）上前來說，胸部很大很好啊之類的，害得華華經常落荒而逃。不過，認識那個三十五歲的男友之後，又覺得也不錯，因為他喜歡，而且別的男朋友、男同學也會很注意她的身材，倒使得逐漸開竅的華華也開始欣賞自己的身體了。

聽見華華這麼說，大家都笑開了懷。以前常常感受到胸前的聽筒跳躍的護士燕燕也說她的胸部太大，有一度身體比較胖，胸部更大，上體育課時都很困擾，因為一動就抖得很厲害，而且太重了。現在她瘦了十多公斤，連胸部也縮了，回想起來，還覺得大也不錯。

接連聽到兩個因胸部而自豪的女人，年近中年的秀秀也看了看自己：

秀：我覺得大應該很好，我的胸部是不太小，可是我想更好一點，我就跟先生說想去隆乳，我先生說，做這個幹嘛！我又沒有嫌妳，這個很好呀！反正又不是營業用。家用，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想見的，屋內又倒了一地笑翻天的女人，除了面有憂容的梅梅。她說：

梅：我剛剛在想，我好笨喲！我初一剛發育的時候，期時發育得蠻好的，那時我們班上一個女生，她的胸部蠻大的，我們班的男生都會笑她，所以那時候我就蠻怕的。我就叫我媽幫我做個小件的衣服，讓我的胸部看起來比較小。從那時開始，我的胸部就沒有再長大，我好後悔喲，出來社會做事時也很自卑。可是後來我就不會在意它了，因為男人不見得會喜歡胸部大的呀！當然他們可能喜歡看大的，豐滿的，可是在做愛的時候就不見得會去在意大不大的問題，重要的是妳自己的表現、感覺和反應呀！

梅梅幼年因同年紀男生的嘲笑捉弄而以身體為恥，其實是個很普遍的文化現象。在每一個歧視性事的文化中，任何可能勾動情慾的東西總是要遭受各種猜疑、抹黑、嘲笑，即使大奶、中奶、小奶，任何一種形狀尺寸的奶，只因為它們和情慾連得上關係，就都必須先被當成功級的對象。這正是性壓抑的常見手腕，而女人特別深受其害，還好梅梅總算超越了這一關。

胸部的誘惑其實不見得和大小有關而已，暴露的挑逗也很有關聯。如果女人穿著低胸暴露，不只男人要看，女人也會忍不住看。愛女人的文文說她會欣賞，事實上他的女友們常穿頗為透明的衣物來引誘她。蓓蓓也說在她工作的辦公室裡常常會有女性不穿胸罩，有的大，有的小，她就一直想看個究竟，但是通常只看得見乳溝。前兩天和朋友們去洗三溫暖，大家都脫光，蓓蓓的眼睛很不自覺的就跟著看別人的胸部，根本就不看臉，不但如此，還覺得有點興奮起來。蓓蓓說：

蓓：我們洗三溫暖，到溫水的地方的時候，有女生在我旁邊，我都可以碰到她的身體，我就會覺得興奮，覺得蠻好的，軟軟大大的。尤其是看到漂亮的，就是那種粉粉嫩嫩的，好像聞得到香味的那種。我就在想，女人都這樣反應，何況男人！

暴露的女體對情慾充沛的蓓蓓而言是極大的刺激，可是就一向堅持某種保守的梅梅來說，暴露的身體都是醜的，要穿點衣服才有吸引力。聽見有人不欣賞裸露的女體，蓓蓓的興趣更大，她立刻繼續說下去，一心要讓大家想像一下那種感覺：

蓓：我從小就很瘦，所以我很喜歡有肉的女人，就是那種粉粉香香的。我有時會想，不曉得舌頭放在她的胸部上是什麼感覺，或者摸起來是什麼感覺。我跟我男朋友談起這種事，就說我不喜歡我的胸部，我要去健胸，倒不是為了他，而

是我覺得一個女人有很好的胸部，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嗎，後來我問男友，喂！你對波霸有何感覺？他說他很想把他的「那個」放在波霸乳房的中間。後來我看別的女人的胸部時會一直盯著，想像那會是什麼樣子。

蓓蓓的描述是很肉體的，很感覺的，組員們的眼睛似乎在述說的過程中逐漸的亮了起來，恐怕不只蓓蓓在幻想夾著陰莖的粉粉乳房會是什麼樣子。後來蓓蓓又提了另一個例子，她說她有一個女主管，人長得普通，戴著眼鏡，胖胖的。有一次有堆女人到蓓蓓家去買她從別處批發來的衣服，那位主管也來試穿，就把衣服脫掉，裡面只有黑色的胸罩，蓓蓓說她那時第一次明白了什麼叫「酥胸」，很白、很挺，很漂亮，連蓓蓓看了都驚豔，以後再看見這位主管的時候就覺得她整個人都很漂亮。

這種女人和女人之間的肉體刺激是一件很正面的好事。蓓蓓並沒有用羞恥或嫉妒的心來看女人的身體；相反的，她是欣賞的，情慾開放的。她讓每一次的女性肉體刺激成為一個欣賞、享受、愛憐，甚至充實自己的情慾資料庫的機會，而且她不怕看女人的身體，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因此她對自己的身體也多一份自在和欣賞。

這一番胸部的描繪很顯然的觸動了一向自覺有點男性化的三三，她很直截了當的說：「蓓蓓講的這個胸部，我都想去咬一口。」為什麼豐腴的胸部會使三三這麼刺激呢？

三：我高中的時候，三個姊妹都同住一個房間，換衣服時也不會避開，就這樣直接

換。我妹妹們發育得很好，有一個妹妹有點胖，另外一個妹妹不太胖，可是胸部就很漂亮，每次換衣服我就很想去摸好幾把。我想，摸起來一定很舒服。

講到真的摸一摸，蓓蓓也有興趣了：

蓓：去年夏天去浮潛，我跟一個女朋友一齊曬太陽，我怕曬黑，所以不脫衣服，她就脫了，而且是個波霸，我很想摸，我就跟她說可不可以讓我摸，一定會很舒服，結果她罵我變態。

看來女人的身體對女人很有誘惑力。

那麼男人的身體是刺激嗎？

組員們有不同層次的答案。三三認為和經驗及情慾開竅的程度相關：

三：我覺得是隨著年齡的成熟度來看的。我記得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有人拿《Play Boy》給我看，裡面有一些測驗，說是看到男人的某些身體部位時，女人會有

什麼反應之類的。當時我覺得男人沒什麼好看的，也沒感覺什麼刺激。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只要看到男人裸露上身，我就會有強烈感覺。

這大概和另一個中年女人梅梅過去說的有點類似，女人有了足夠的性經驗，才會充分體驗肉體的吸引力，因為，她已經知道面前的身體有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激情活動。她的預期

心理正是形成刺激的重要動力。

在性事上比較退縮被動的燕燕則認定，真人的肉體不構成刺激，但是隔了一層距離的黃色書刊、>片、甚至文字描寫都會造成刺激：「我覺得一個男人脫光光擺在那兒，一點感覺也沒有。」燕燕說的「感覺」大概有點近似一般人所說的氣氛與情調；換句話說，對情慾比較不發達的女人而言，她只能接受以一些想像的距離和劇情來帶動情慾。不同年齡層但是相同被動的秀秀也同意這個說法。

這個有距離的想像對情慾活絡的蓓蓓而言並非必要，只要有性的暗示就足夠了：

蓓：我記得去年有一個內衣秀，一堆男模特兒身材都很棒，最前面的男模特兒是個黑人，長得實在太好看了，結果全場女人都尖叫起來。我就覺得男人如果身材很好，穿得很少，或者最好是不要穿，那真是太棒了。我覺得東方男人很少肯花心思把自己的身體弄好看一點，像那個黑人的臀部真的好圓好緊繃，好好看喲！而且肌肉都是倒三角形的，我那時的感覺就是：身材好的男人多有魅力啊！

蓓蓓一面描述一面興奮得想像，大家都有點感染了那種刺激。梅梅覺得能引起她幻想的男體也是要壯壯的，瘦瘦的不好看，而且要有點毛，穿著小小的褲子。不知道這個描繪是不是建立在她念念不忘的外國客戶男友的體型上。

性經驗比較少的華華聽見有人喜歡男人身上有毛，不禁提出異議，她說不喜歡有毛的，因為看起來很恐怖。這種聯想甚至使她覺得女人的身體比男人的身體更能勾動她的性幻想，因為「男人的下半身好奇怪喲！」問她是什麼樣的奇怪，華華也說不上來，只說大概是看慣了自己的身體，所以比較習慣看女人的身體吧！

身體或許是一個太籠統的說法，到底女人會覺得男人身體的哪一部分性感呢？不用說，蓓蓓最注意的是景繃的屁股，而且這還是有原因的。蓓蓓說：

蓓：我二十五歲之前比較重視男人的臉，但是經驗成熟之後，臉就沒什麼意義了，

因為在做愛的時候觸摸的感覺比眼睛看到什麼重要多了，反正做愛時誰會張著眼睛看對方的臉？自己享受都來不及呢！那做愛時最容易觸摸的就是他的臀部
啊！如果他有個完美的臀部，那就是「手感」最好的地方，對不對？

做愛的時候最容易摸到的地方是臀部，這當然假設了某種體位姿勢，而且牽涉到的也只是做愛過程中的某一段。有些組員強調前戲時多半是張眼的，不過，蓓蓓口中這種以觸覺為主的做法，倒是一種極為專注自我享受的方法。當女人在做愛過程中閉著眼睛，但是不是因為害羞或不敢面對激情的現實，而是因為要全神投入感覺身體的接觸和摩擦，全心投入性幻想的場景情節時，這就是蓓蓓所說的「成熟的」性愛了。在這種性愛過程中，女人不再擔心自己有沒有取悅男人，不再擔心男人是否在觀察自己的反應，不再擔心自己是否太投

入。當女人也全身全心投入性愛，主動營造快感時，這種性愛才真的是成熟了。因為，她在這種性愛關係中才是一個全然自主獨立的參與者。

當然，在這種專注投入的性愛過程中，女人也並不是一定要避著眼睛的，連蓓蓓也說有的時候非張開眼睛不可。因為，要是她在上面——這是她最喜歡的方式，也就是說是她主動的，是她操縱大局——那麼她就得非常專心，非常努力，必須注意男方的表情來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然後才好調整配合。這麼說來，做愛的時候征眼看對方，其實是一個有多重可能原因的行為。有時是欣賞對方，有時是猜想對方在想什麼，有時是不想任人窺視而想自己也有防範，有時是以此來判斷自己取悅對方的程度。因著每一次做愛情況的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表現反應。

至於做愛時最理想的物質環境，一直渴求更好的情慾生活的三三開門見山的就說：「被對方疼惜的感覺很重要。」說得也是，性愛本來就是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嘛。不過，三三也不忘加上一句：「再加上周邊的點綴也會更好。」什麼周邊點綴？三塞的答案是最典型的燭光啦！玫瑰花啦！或者在室外風景很漂亮的地方啦！令人有點懷疑這是不是只是一些習慣了的標準答案，或許我們的社會文化早已制約了女人有此幻想，連三三也承認她自己從沒試過這些方式，只能惋惜沒有機會。

點子一向不少的蓓蓓也開動了她的想像力，她說她覺得最完美的做愛應該是在最不可能

的地方，像是公車上、很多人的海邊、Digo的洗手間、朋友的家等等。為什麼這些地方比較好呢？蓓蓓說：「越是與眾不同的，越危險；越是容易被發現的，越緊張。而危險和緊張是高度刺激的要素。但是，一定要戴保險套。」早就嘗試過各種一般做愛方式的蓓蓓自然會向高段進階，因為以她的個性，她會希望試探還有沒有更好的、更爽的活動，還有沒有別種可玩的遊戲。換了別個組員，像經驗還不足的華華，現有的做愛方式她都還在咀嚼之中，很難有餘力去想別的花樣。

其實，每個人心目中的理想性愛場面和個人此刻的慾望很有關聯。「想要有個家」的燕一直在與有婦之夫或不想結婚的男人交往，因此她的渴求也反映出這種心態：

燕：以前我覺得最理想的是和喜歡的人到比較浪漫的地方，像出國去玩啊，可是現在我就比較不在意的，而只想要這個人完全屬於我，我不要再和別人分享他。

我希望是去結婚，去度蜜月的性愛。

每個人此刻的最大關切自然主宰了此刻的幻想和慾望，也因而使得性愛變成一個頗富個別差異、頗有多樣面目的活動。更妙的是，沒有人是空泛的幻想性愛的，大家總是以具體的場景和氣氛來描述性愛，從蓓蓓的「不可能場所」，到燕燕的蜜月情趣，到中年女人英英要的「兩人在無人的海邊月下裸泳」。重要的是個人偏好什麼情慾模式。

那麼會不會有些時候，像是女人經期的時候，她的情慾狀況會受影響？一向怕髒的三三立刻說會影響，因為她覺得很髒，連她自己看了都討厭，而且她還聞得到血的味道，也很討厭。這番強烈反應引發一段對話：

秀：我覺得是很神聖的東西，怎麼會是髒呢？有這個就表示能生小孩，是神聖的天職吔！

三：我所謂的髒不是女人髒，而是會有那個味道，而且血液看了就叫人不舒服，床上也弄得一蹋糊塗，我就很討厭，大段時間我都不要做。

蓆：（笑）我也是不要，因為我的床單很漂亮，如果要洗呀什麼的，很麻煩。所以如果是在外面，我就比較無所謂，但是要在家裡，我就不要。

燕：我的男人不覺得髒，他們大概是想要的時候就要吧！我自己嘛！不喜歡但也不排斥，盡量不要就是了。

英：為什麼我和妳們不一樣呢？愈是經期我就愈要。

三：妳不會覺得那個髒啊！很麻煩吔！

英：不會呀！你可以想辦法讓它不髒呀！你可以墊紙嘛！紙可以丟掉，不用洗呀！

秀：我先生也比較會嫌，他會不要，但是我要啊！我就會告訴他，這是很神聖的東西，你怎麼可以嫌棄？我要改變他的觀念。

講到經血，大家又跳躍到男人的精液會不會影響懷生活。又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英：我不喜歡精液，聞到都很討厭，像硫磺的味道。

三：像一種奇怪的霉。

英：所以我只要人家幫我口交，我不要幫他做。

三：口交人不排斥，但是不可能洩在我口裡。不過，我覺得我先生比我還排斥精液，他自己都覺得噁心。

英：有的男人說精液可以美容，有些女人還吞下去。

三：好噁心，像鼻涕一樣。

英：我只是怕那種味道，黏黏的，好噁心。

三：糊糊的。

蓓：我覺得挺好玩的呀！因為我們都用保險套呀！有一次很好玩，射完以後他就把它綁起來，他說那叫臥薪嘗膽。我自己就是用手，我會看精液快要出來的時候，就往他身上抹一抹，不要掉下來，我覺得蠻好玩的，本來是白白的，後來變透明，像隱形手套似的。

英：（很焦急的）然後就把它洗掉，是不是？

蓓：有時候太累了就睡著了，大部分時候很好玩，像噴泉似的。

梅：我大部分時候都讓它洩在裡面，可是有一次我把它吃進去，但是我是憋著氣，一口氣吞下去的，然後就趕快喝茶。怎麼吞下去，什麼滋味，我也不曉得，我只吃過一次。有幾次用保險套，第二天看像咖啡色，不是白色，但也不是透明的。

英：對呀！流到床上就洗不掉，很討厭，所以一定要墊。

梅：沒洩在裡面才會流出來，我從來不會滴到床單上。

三：要是馬上站起來就會。

秀：我也不喜歡精液，但是我先生還把它當寶貝似的。

英：像血一樣寶貝，難怪叫精血。

不管是經血還是精血，只要它們和性發生關聯，就變成了可能引起高度關切甚至焦慮的東西。對這兩樣分泌物的評價也呈現兩極化的趨勢，要不是「寶貝」、「神聖」，就是「骯髒」、「噁心」，引來多少情緒上的強烈反應，也分散了原本可以投注在情慾活動上的能量。

每個人的情慾偏好既然不同，她們對不同的性愛也有不同的評價。秀秀想要有兩個男人同時和她做愛，但是她也很清楚自己恐怕做不到。燕燕不反對在戶外或公開場所的禁忌遊戲，她只擔心地上平不平，舒不舒服，因為她有一次在醫院的廁所裡面和男友做愛，覺得非

常不舒服。事實上，對燕燕來說，只要不是躺著做愛就會覺得非常不舒服，然後又怕被人看到，感覺非常不好。可是蓓蓓倒不以為然，她說她有好幾次很棒的記憶都不在床上，反而在床上的都沒什麼特別的記憶。經濟能力還不錯的梅梅最喜歡的做愛地點是五星級大飯店的房間，因為隔音效果好，她可以不受聲音攪擾的專心做，從前她也去過郊外的森林小屋，別人覺得情調好，梅梅卻嫌它沒有隱私，常常會有人走過，會吵到屋中的兩個人。

大家七嘴八舌的談夾雜著幻想與現實經驗的理想做愛，自覺情慾生活頗為貧瘠的秀秀插嘴問有沒有人睡過水床，她覺得在水床上做愛，承載的壓力不那麼重，又好玩，非常適合。蓓蓓立刻表示贊同，而且說水床可以調溫度，蠻適合冷天做愛的。不過講到搖搖晃晃的水床，蓓蓓語鋒一轉，說起另一種做愛經驗，也是搖搖晃晃的：

蓓：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在海岸的長途公車上，乘客陸續下了車，我們坐在公車的最後面，結果就真的在車上做起愛來。一方面怕有人上車會使我們中斷，另一方面又牽掛司機在車子前面會看見。反正就會覺得特別好玩，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為阻礙太多了，但是我們卻仍然做成了。

組員們說過有人在公眾地方做愛，想不到在小小的工作坊中就面對面的遇到在廁所做愛的燕燕和在公車上做愛的蓓蓓，不禁萬分欽佩，也暗暗思考自己會不會做同樣的事。

不管是在禁忌場所或私密的室內，兩個人是如何溝通做愛的行動呢？有什麼預告呢？中年的英英說，沒有什麼好說的，夫妻嘛！躺下來，沒睡覺就做了，想睡那就算了。這種無預告的做愛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默契，可是有些老夫老妻仍會選擇預告，像秀秀的老公就會說暗語：「喂！要唱哥哥爸爸真偉大了。」老公或許覺得這是幽默，但是秀秀對此深惡痛絕，她最不喜歡這種公式化的做法，說是會破壞氣氛。最好是不要明說，但是要營造氣氛。

女人不要明說做愛的事倒不一定是羞恥之心做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女人對「浪漫自發的性」有太高的憧憬，總以為性是不必「計畫」，不必「溝通」的自發活動，是愛情的「自然」表現，這種浪漫迷思於是使得許多女人放棄在性事上掌握自主，毫無準備的任由伴侶主导及操作。

不過，要是對方說白了，女人充其量也只是害羞而已嘛！可是好幾個組員都說，要是先生或男友明明白白的問「要不要」，她們就會生氣。為什麼會生氣呢？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情緒反應呢？

我們同時注意到，這種溝通不良以至動怒的場面都發生在關係比較穩定的伴侶之間，那些還在不定期約會，見面很不容易的組員就沒有這種問題。這是因為對後者而言，她們心中很明白約會是要幹什麼的，因此赴約的時候早已心理準備周全，心情是又興奮又緊張，身體則在預期愉悅的狀態中，兩人見面根本不用說什麼或給什麼訊號，很有默契的就開始了動

作。

反觀夫妻或穩定的男女朋友。見面是例行公事，已無興奮可言，即使要做愛，也很少有人會大張旗鼓的準備進入情況，情慾的強度則總是常態的低能量而已。在這種無力的情境中，男人問女人「要不要」，事實上正揭開了關係的平淡真相。它很諷刺的說破：要是兩人熱情如火，那麼還需要這句話做什麼？

這麼看來，一般人所謂的愛情降溫應該更明確的正名為「性愛降溫」，這種降溫不一定代表愛情的降溫，但是慾望的減退卻有可能促成雙方認為彼此已經不再相愛而促成真正的愛情降溫。

丈夫長年序列守外島的三三有很切身的感受：

三：有一段時間我跟先生的關係不太好。因為他是軍人嘛！很少回來，我就認為他應該做那件事情。有一次，他回來了，但是要逃避做那件事情，晚上我就躺在床上等他來了，可是他回來了就故意在客廳看電視，看很久都不進來，後來我就睡著了，想起來我就生氣。

幾個很有經驗的組員都承認她們對配偶很少「主動」有需要，有需要也不願意而且不知如何表達給對方知道。但是約會或私會中的組員在每一次赴約之時都是準備妥當的（也就是慾望發動的），因此很快就一拍即合，感覺很好。這麼說來，女人們在責備男人不解風情，

不夠主動，沒有營造情緒，太直接露骨之餘，或許也應該先反問一下自己：為什麼沒有自發的進入情況？為什麼喪失了「主動需要」的能力？是什麼樣的文化調教一開始就閹割了女人的情慾表達？男人問女人「要不要」時所激發的怒氣，難道不是來自女人心潛藏但無力處理的情慾挫折與沮喪？若不是這樣，我們又將如何理解這莫名的怒氣？

有人說，女人在情慾事上有許多焦慮，這可能會影響到她們的情慾狀態，而焦慮中除了名分問題外最主要的還是避陰雲問題。即使在這件事上，組員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和感受。

大家最關切的是最年輕的華華不知道要怎麼樣避孕及避病，因此一開始這個話題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華華很坦白的說，她從來不上護理課，也從來沒想避陰雲的事情，因為她從未想過這種事會那麼快發生在她身上，在她尚未準備好的時候已經開始了性特殊性。好在這個三十五歲的男人有點經驗，也懂得得一點點醫術，因此除了那意外發生的第一次之外，男的都會替華華算週期。不過，算生理週期並不妥當，快到危險期時男的還是會戴保險套，只是通常是做到一半，男的覺得要射精了才戴。對這些手續，華華覺得很煩：「明明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卻要害怕懷孕，又怕被人發現或看到，真是好討厭喲！有時真想算了，不要做了。」當然，她還是在做。

華華抱怨避孕很麻煩，不過她的例子比起三三來，可差得遠了。三三幾乎是滿臉怨憤的

說出下面這個過程來：

三：講到避孕，我就很生氣。當初我裝了銅₁，本來很高興，後來過一陣子就會痛，月經會變長，白帶會變多，下腹腔部有時會酸痛。就這樣過了四、五年，有一次支帝王期檢查，醫生告訴我，銅₁有點偏了，反正我一直不喜歡裝那個，所以就叫醫生把它取出來。

取掉之後，我要求先生戴保險套，但是他不喜歡戴，我也覺得不是很舒服，又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後來我們就量基礎體溫，算週期。那時他比較少回來，問題也不大，直到四年前，我先生回到本地，變成上下班，問題就來了。連續三年，我一年懷一個，第一年因為我在吃抗過敏的藥，胎兒自己掉了，第二、三年就只好去拿掉。我很生氣，因為每次危險期我叫他戴保險套，他都不戴，我自己也覺得勉強他戴，做這種事也不會愉快，反正我也覺得戴了不舒服，那我就試試看會不會懷孕，結果居然懷了，然後又要去拿掉，我就很不痛快。

後來我就跟先生談，叫他去結紮，他不太願意也不肯認真去打聽，就這樣拖了一年，後來我就決定自己去結紮。灌腸、剃毛都做了，但是要麻醉時我怕了，就走了。那是去年的事，我也很慶幸那次沒紮成，要不然在那種心不甘情

不願的狀況之下，我一定會很恨。

三三的不平之恨其實原因很簡單，做愛是兩人的事，但是一切麻煩都是由三三一人來承擔，再加上三三覺得情慾權操在丈夫手中，他爽到了，留下三三一人不爽，往往還是要自己手淫解決，因此三三覺得十分不平。不過，故事還沒完，三三終究還是結紮了：

三：結紮對女人來說，傷害比較大，對男人來講就比較簡單，可是要是硬逼他去，他也一定不甘情願，搞不好還會從此「不舉」，倒霉的還是我們兩個人，所以我心中雖是不平，最後還是決定由我去結紮。

可是，我做完以後，他也沒有什麼表示，我自己認為我對這件事犧牲蠻多的，他應該多疼惜我一點，可是也沒有。

事實上，我跟他的關係也不是很好。比如說，我們現在一個月才做一次，為了這一次，我不但沒有享受到很好的性愛關係，還要忍受一切去做結紮，我覺得十分不值得。以前我不想吃避孕藥，因為醫生說會胖，我就很擔心，因為我先生喜歡瘦瘦的、骨感的女人。那我現在胖了，可能是因為不再憂慮懷孕吧！我想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先生才不喜歡我了，我覺得蠻自卑的，結紮後胖起來，他不喜歡我，我就更生氣，更划不來。

三三的敘述使組員們陷入了沉思。我們已經知道三三對婚後的性生活極度不滿，對身旁

的男人充滿肉慾的幻想，她個人最喜歡的性幻想則總是包涵了暴力的激情。像這樣一個有欲難伸的女人卻仍然在避孕的事上委曲求全，一心一意維持丈夫對她的好感，三三也說過，有好幾次男性身體的誘惑邀請已到了身邊，三三都還硬心拒絕，甚至用「噁心」來防止自己有情慾出軌。到底是怎樣的道德教養和社會壓力，使得女人身體中產生這樣強烈衝突卻又沒有出路的困局呢？

三三結紮了，但是並沒有結束她的情慾難題。

另外一個有難題的是燕燕。雖然本身是護士，但是遇上了身體情慾的問題時，也是矛盾重重。燕燕本來吃避孕丸，但是因為造成虛胖，因此，她改用算

安全期或者體外射精來避孕，幾年下來都一直沒有差錯，這倒令她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另外，因為她前後兩個男人都沒有長遠的打算，因此燕燕有時也會很氣，想要故意懷孕，絆住男人一點，可惜沒成功過。而且她問過這個男人，如果有小孩，怎樣辦？男人一口回答：把它拿掉。燕燕為之氣結。但是，她還是和那男人在一起，因為沒有別的出路。

一連聽了幾個女人的憂慮和矛盾，一向堅決使用保險套的蓓蓓再也按捺不住，她急切的說：

蓓：怎麼可以懷孕？開玩笑！我本來就不喜歡小孩，我覺得小孩是一種麻煩和折磨，佛家不也說小孩都是討債的？而且我太沒有責任感了，我可以把工作都放

掉而跑去玩，這樣會害了那小孩。

聽來蓓蓓倒是個責任心真的很強的人。

避孕的憂慮一直不是梅梅的問題，因為她一直想懷孕。剛結婚的時候要避孕就避過危險期，後來一直沒懷孕就開始有壓力了，先生喜歡小孩，還買個洋娃娃放在床上，梅梅的壓力更大，後來實在受不了才把娃娃給丟掉。後來梅梅雖然在外遇中懷孕，證明不孕的不是她，但是仍然走了離婚之途，不過，現在的梅梅一切順其自然，不做任何避孕，她覺得反正做愛的機率不多，懷孕的機率就更少了。

比起裝置銅₃失敗的三三來，秀秀可幸運多了，她在體內裝母體樂已經十幾年，一切安好，最近正在考慮要不要取出來。她覺得很好，只是做愛時先生在某個角度時會覺得碰到而太刺激，會有要洩的行動，因此有點不方便。從前她試過子宮環，結果掉了而懷老三，後來又試量體溫，但是不太準，因此還是用母體樂。聽起來現在秀秀是為了要有更自在的情慾活動而考慮取出來的。

中年的英英也有類似的經驗，她生了老大之後裝了銅₃，以為很好，但是報導說會生銅鏽，所以就拿掉了，後來生了老二，白帶多了起來，她也不敢再裝銅₃，後來就用算安全期的方法，要不就叫先生用保險套，還好先生蠻合作的。和三三一樣，英英也勸先生結紮，但「他是大男人主義，而且怕有什麼性無能，他就不肯，那我也不想再挨一刀，反正更年期也

快到了，就不管他了。」說得是，更年期倒成了女人情慾困境的解脫。

文文一向不和男人搞，所以沒有懷孕的隱憂。不過她也不想自己生，而想和伴侶去孤兒院領養小孩。她說：

文：我不是不喜歡生，而是不想像我母親一樣。我和她關係不是很好，可是她每次都講我欠她什麼，使我覺得我好像要一輩子都一直還，永遠還不了似的。

我比較博愛，人和人的感情是培養的，不是血緣命定的，我和父母感情不好，我覺得欠他們，一直想要回報，但是他們對我的愛也有限。我的觀念是，我領養這個孩子，他不一定要孝順我，我養他愛他就好了，我只是想幫幫這些孩子而已。如果要老來作伴，那我的伴侶就夠了，我不需要倚靠孩子。

隨著這個寬廣遠景的展開，工作坊也近尾聲了。在三個月的閉室密談中，組員們交換著最貼心的感受，在互動中調整自己的腳步和視野，從文文到華華，從秀秀到燕燕，組員們越來越有把握談身體，談情慾，她們甚至在工作坊之外與朋友討論時也展現出一種少見的自信。她們逐漸放寬了過去對情慾的盲目預設，因為組員之間的多樣差異已經使得任何一概而論的斷言失效，同時她們也因為見到了差異而生出了體諒之心，並開始挑戰在一般生活中充滿歧視和打壓的常識說法。

當然，因著個人位置和個性的差異，她們改變的幅度也不同。愈是年輕的、束縛少的、經驗嫩的，就顯出愈大的成長；相對來說，愈是成年的、人際關係網絡緊密的、情慾模式已經固著的，就愈發顯得欲變無力。

這種差異在日後的聚首中益加明確。一九九四年三月，工作坊結束半年後，燕燕吆喝了大家到台大旁邊的一家茶坊相會，組員們見面的欣喜尖叫引來店主關注的眼神，我們霸佔了店中唯一的小房間，好在長桌的周圍遊走，欣賞彼此的變化成長。桌上除了飲料之外還有首度出現的大堆零食，當然——沒有錄音機。工作坊的「工作」已經結束，現在是我們玩耍的時刻。

組員們的人際網絡似乎沒有太多變動，但是她們的心境已然不同，對分手或持續都比較淡然看待，她們更關切的是，有什麼具體的技巧可以更精進眼前的情慾活動與關係。在又笑又鬧的各種示範和嘲弄中，組員們著實實的玩了一陣，心得交換之後，結論是：既然情慾活動還牽涉到另外的人，女人至少要為自己這一半負責。換句話說，要先鍛鍊敏銳觸覺，開發身體的快感和愉悅，培養充沛而多樣的幻想，時刻可以自行發動，全面投入。只有這樣主動的、預備完善的情慾主體才談得上提升活動品質，要是等人撩撥，任人使用，那可沒多大爽頭。

工作坊進行的三個月中，一直維持著開放的討論，我從不給任何診斷或正確答案，只鼓

勵她們彼此探索可能原因，在彼此的對話中找尋蛛絲馬足跡，做彼此的情慾大偵探福爾摩斯，或情慾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但是這一次的會面倒使我們再一次認清，對女人而言，情慾資訊管道是何等的不暢通，女人們求援無門，只有在為男人寫的性技巧書中摸索著，撿拾一些可用的片斷，只有在極其難得的自在空間中飢渴的詢問彼此。

一九九四年底我們又見了面，在文文窄小的房間中，又是一桌飲料和零食。年輕的幾個組員已有新的情慾發展，華華開始和另外兩個年輕的男人親近，但三十五歲的初戀男友仍在名單之上，反正他有空的日子不多，檔期一點也不衝突。華華看起來又成熟了很多，沒有像我們初見時的幼稚未脫，說話的時候也多了一些對自己感受的掌握。幾個已婚女人沒有太大的變動，事業有成，社會地位穩固，變動不易，但是她們對聽聽其它組員的故事，分享她們的情慾探險，十分感興趣。蓓蓓仍在弄房子，一身黑衣，看來有點清瘦。出人意外的，燕燕告訴我們，她有了很大的情慾經驗累贅，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她已經踏出醫院的小圈子，燕燕不慌不忙的說：「沒什麼呀！只要我友善微笑，他們就自然上來了。」對這幾次新的發展，她都很自豪，雖然不見得到達什麼完美的境界，但是能夠跳出原來困坐愁城的醫院就是她最大的突破。

以前在工作坊中許多組員提到對女人的身體的慾望，此時燕燕面帶神秘的說，她也有同性情慾經驗了。組員們似乎沒有很大的訝異，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似的，她們想問的倒是一「好不好玩」，燕燕帶著微笑的說，比醫生好玩。

這是在工作坊中發展出來的一種開放氣氛，我們的默契似乎是，無論哪個人有什麼情慾活動，我們都願意暫時懸置道德判別斷，聽聽別人的描述再說。事實上，越是女人越軌，組員們就顯示出越大的包容和支持，而工作坊愈支持女人的人生選擇，女人們就愈能自在的面對自己的生活，在敘說中理出人生的頭緒。

一九九五年九月初，一向自主的蓓蓓已出國進修。原本無力突破困境，只等候找一個好男人拯救的燕燕，在諸多情慾經驗的刺激和鼓勵之下，也決定出國更上層樓，跳出基層護士的圈子，發展更多的可能與更大的自主性。文文還在和遠在美國讀書的女友苦戀。華華已大學畢業，三十五歲的男友還在來往，但是她已經經歷了墮胎和另外幾個男人，也早已擺脫了過去的懵懂天真，渾身散發著自主的成熟韻味，對感情和歸屬的事看得更淡，是成長最明顯的組員。三三和梅梅還在舊有的軌道上走著。我們在秀秀山上的小套房中見面，面山臨水，風景好得不得了，小陽台上一排坐著我們幾個女人，笑聲叫聲在山谷中迴響。秀秀說她出國了一趟，而且又有一些豔遇的機會，可惜身旁跟著一位同行的老小姐，一直沒有獨行的時刻，還常常因而喪失和男人交往的機會。大家笑著罵她看不開，好不容易出國遊玩，是度

假情的大好時光，幹嘛有事沒事拉了個保守女人做伴，真是自找沒趣。秀秀的懊惱臉色似乎也同意大家的說法。

以突破來論，大概英英的經驗在這次聚會中算是最引人注目。她劈頭便函說：「你們知道嗎？其實和一個陌生人的一夜之歡也有可能會很爽的。」她在義大利洽商時遇見當地一個商人，長相不怎樣，老老的，但是人還算和善，兩人晚餐時喝了一點小酒，她回房時男的便跟了進來，結果英英很驚訝的發現，過去由於她和多年的男友維繫固定的婚外情，她以為兩個人一定要有什麼長久的戀情或熟悉的程度才可能有愉悅的性活動，但是這一次雖然是和一個不怎樣的男人，又十分陌生，卻居然令她大開眼界，回味無窮。英英的訝異倒不見得是相關那個男人的情慾本事，而是在於自己如果容許這個可能，願意投入試試，那麼就有可能超越本身原來的情慾疆界。

幾個女人聽了又羨又妒，恨不得也立刻去義大利走走，試試那個男子，我們笑著要英英先把地址給常有機會出國洽商的梅梅，讓她去鑑定一下，因為梅梅自從上次被那不緊不舉的中年男人氣了一回以後，一直沒有機會突破心結。大家又笑著鼓勵秀秀去意大利觀光旅遊一番，順便發展一下這段度假情。幾個年輕女子則在探勘小套房的狀況，好在下次約會時向秀秀借鑰匙來此度小週末。

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聚會了三次，每次都發現最年輕的華華和燕燕有長足的發展。她們的

外觀愈來愈活潑魅力，說起話來十分有條理有自信，穿著打扮更是一反過去好女孩的素色小洋裝，而開始嘗試緊身T恤和短熱褲。換句話說，她們的身體和思想都不再侷限在一般保守女孩的窠臼中，她們愈來愈自在的掌握自己的身體情慾，而相對的，她們也展現出極大的人格魅力。在這一點上，集體改造情慾處境的努力顯然已為各年齡層的女人創造了比較有利的環境與支持。

如今工作坊的女人們的心情，將在這本書中留下時代和文化的女性見證，她們細述衷曲的聲音將會在女人群中帶動更多的迴響，直到女人的愉悅探索不再禁忌，直到女人的身體情慾得以自主。

謹以此書獻給八個親愛的朋友——

華華、燕燕、文文、三三、秀秀、梅梅、英英、蓓蓓。

